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第〇一九講

普力金剛上師講於大乘講堂

一九八九、一、二一

我們講「觀照般若」的部分，講到根據顯教「觀照般若」的修法，要經過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我們前一次講的是「初阿僧祇劫」的修行，要經過所謂「十住、十行、十迴向」等三個階段，這是屬於「三賢」的階段；菩薩證到「十地」，就叫做「十聖」，這就是所謂「三賢十聖」的聖者。有一個問題，請問「初信」到「十信」是什麼位呢？「初信」到「十信」，叫做「內凡」位；也是能發信心信仰、追求佛教真理的凡夫。如果一味耽溺五欲，不知什麼是解脫的一般人，叫做「外凡」。所謂「內凡」，就是進入佛法裡面，具備有信心的凡夫。「十信位」最重要的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要發心，「發心位」是一切菩薩修行的開始；無論「三賢」也好，「十聖」也好，一直到成佛，當初「發菩提心」這一念，非常重要！「發菩提心」有三個特徵：第一個特徵就是要有「上求成佛」之心，第二個特徵要有「下化有情」、「利益一切眾生」之心，第三個特徵就是要有「不退轉」之心。如果這三種心不具備的話，那就不叫做「發菩提心」。「求成佛之心」最重要的是什麼？「成佛」最重要的，就是「智慧」；如果沒有智慧，如何成佛？所以，既然要「上求成佛」之心，一定要「常隨佛學」、「請轉法輪」、「請佛住世」；這個老實說，就是「上求佛道」之心，非常重要！但是在「上求佛道」之心裡面，還需要其他資糧，例如「禮敬諸佛」、

發行者：財團法人
普力宏文教基金會
顧問：劉發泉
策劃：張榮珠
編輯：張現能
校對：洪秀蜜
電話：(02)27524519
(02)27400877
傳真：(02)27117139
地址：台北市復興南路
1段127號8樓A座
劃撥：19619626
戶名：財團法人
普力宏文教基金會

普力宏文教簡訊目次

起始頁數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第〇一九講……

生活禪小品（力發老師蒐集整理）

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	十一
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	十三
謙謙君子，卑以自牧……………	十四
法界即心，心即法界……………	十五
歲月靜好，現世安穩……………	十七
煩惱障與所知障……………	十八
六十二見……………	十九



「稱讚如來」、「廣修供養」，這都是「福德」的資糧；另外，就是行者本身的修習，例如「懺悔業障」、「隨喜功德」、「恆順眾生」、「普皆迴向」等功德的成就，這些合起來才叫做「上求佛道」之心（普賢菩薩十大願王）。

菩薩要有「下化眾生」、「利濟有情」之心，那是什麼呢？對「有情眾生」而言，說起來好說，但做起來不好做；好比我們偶而碰到有人到講堂裡面來拿錢，感覺很麻煩的！他只是一個人，不是帶來很多有情眾生；有救濟站的地方他不去，佛教會他也不去，慈濟功德會他也不去，他就是要到講堂來。我們拿一點錢給他，他也不嫌少，他也可以接受！換句話說，「利益眾生」有兩種心：第一種是「不捨」一個眾生，這是大慈悲；第二種要「利益廣大眾生」，這要有「大智慧」。如果想要具足這兩種「福德」與「智慧」，當然要「利益廣大眾生」！如果為了「利益廣大眾生」，目前可能偶爾「捨棄」一個眾生，那是不得已的，這個很重要！但是為了「不捨」一個眾生，結果把所有眾生都「捨

棄」掉，那也是不對的！過去，有個神經有毛病的人經常到講堂來，干擾我們的道場；在這民主自由的時代，我們沒有辦法，只好「捨棄」一個眾生，請警察要他的家人領回去！這是為了大家的修學道場，為無量眾生的清淨修習，只能如此作為。

所以，「利益一切眾生」還是要有選擇的「智慧」，還是要揀別大小、高低的價值；還是要分清楚可以做得到的部分。但是我也曾經聽慈航菩薩說：「千兵易得，一將難求啊！」他的意思是什麼呢？如果今天遇到一個「上根上智」的人，那些「中下根智」的人，暫時放在那個地方。這件事可以反過來說了，因為我能夠利益一個「上根上智」的人，他就能夠代表「佛陀及我」廣度一切眾生；目前「中下根智」眾生，對不起，先停一停！我先利益幾個「上根上智」的眾生，讓他們早日成就，早日能夠廣度眾生；以後，我再來度那些「中下根智」的眾生，這個就是所謂的「千兵易得，一將難求！」

在這種情形之下，就像過去五祖弘忍大師，門下有幾百個弟子；他為了「上根上

智」的六祖，三更時分，把禪宗心法傳給惠能，還親自送六祖過河。五祖弘忍大師一個人回來，把禪門關起來，就示現生病了，也不講經、不說法了；經弟子一再盤問，他才說出：「我的禪法已經東去了。」請問：五祖這種行為算不算發菩提心裡面，一個「利益一切眾生」的大行願呢？沒錯！因為六祖將來的法緣廣大，廣度無量眾生的能力要超過五祖；所以，弘忍大師培養六祖成功，就將禪法傳給六祖，比目前五祖的弘法還重要！也就是說五祖的佛法，一般當得的人，他們已經得到了，「當得已得」；但是將來能夠把「東山法門」發揚光大的不二人選，就是要靠六祖惠能！所以，五祖在這個原則裡面，暫時停止攝受一切眾生；把全部的精神用來攝受一個「高成就的」、「上根上智的」眾生。這兩者都是「高智慧」的選擇，都是為了「利益一切眾生」。

就第三「不退轉」來說，「發菩提心」首先要達到「不退轉」位！我們如果沒有「不退轉」心，「發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一切眾生」，只是喊喊口號，那是沒有用的！你也說要成佛，他也說要成

佛，大家都說要成佛，都是喊口號；光口號，沒有付諸實行，這不能夠當做我們修學佛法的依靠，這怎麼可能長養成就「法身慧命」呢？所以，「不退轉」就是信受奉行佛陀的教法、沒有猶豫不決，學佛所學、行佛所行；天天都精進用功，不讓人生空過，「不退轉」於最初發心！

我本身有一個經驗，我對比一些很努力的同學來說，我比不上他們；他們在研究佛法、修學佛法精進，日夜都在勤苦努力，有幾個真的叫做「夙夜不寐」（夙夜，從早到晚；寐，睡覺）。我沒有他們那麼努力，但是他們經過三年、五年的努力後，就不繼續努力了；我深深覺得，當時我真的比不上他們，不管「發道心」方面也好，「研究佛法」方面也好，我都不如他們努力！他們的努力，那真的可算是「勇猛精進」；但是我只能算精進而不勇猛，但我每天日有所進、時有所得。我努力，但是不算拼命，我也不肯懈怠；我這樣做，不感覺辛苦！我這樣好像跑萬米馬拉松賽跑一樣，得慢慢跑；鼓起勇氣地慢慢跑、持續不停地慢慢跑，才能把萬米馬拉松跑完。有些同學的那種努力方式，好

像跑一百米短跑的衝刺，全力衝刺，一下子就衝到終點了！但是成佛是三大阿僧祇劫的事，我們不應該用短跑的衝刺來進行；一般人的學業成就，往往用短跑衝刺的方式，就可以完成。我們只要從小學、初中、高中、大學，努力地念好，就可以到社會上服務了；就可以賺錢、成家立業了。或者有些人繼續念研究所，得到碩士學位，或是再進一步念到博士學位，將來可以回到大學裡面當教授。

我們一定要知道成佛是三大阿僧祇劫的事情，一般人如果說他當初不衝刺的話，就顯得自己不進步，要全力衝刺，才會顯得自己有進步。以我自己來講，我客觀地批評我自己，用台灣話來講，我有點「貧惰修」（閩南話「懶惰修」）；雖然我貧惰修，但是並不是不修！我就是慢慢地漸進，持之以恆地慢跑，絕對不是劇烈地跑；我跑幾十年如一日，到現在都沒有休息過，也沒有想要停下來休息一下。而且我的心心念念裡面都不忘記弘揚佛法，念念裡面也不忘記勤修佛法；這在佛法來講，我已經是立於「行不退」的地位。這個世界瞬息多變，如果修學佛法會退轉的話，

今天這是這個身份，這一退轉的話，改天轉變成那個身份，距佛法越來越遠；以後越退轉，離開佛法就距離越遠，來生將墮落到哪裡去呢？

我們怎樣不退轉於佛法呢？就是「上求佛道」不能退轉、「研究佛學」不能退轉、「每一天所修習的法門」不能退轉；還要時常檢點自己身口意的壞習慣。好比有人叫我講三字經（罵人的話或髒話），我絕對不肯講；對於這個習慣我內心保持一種「勝解」，這個絕對不退轉。這就是把佛法「生活化」，變成日常生活裡面很自然的表現；不進而進、不學而學，沒有專心進步，卻每天都在進步，沒有專心去修學，卻每天都在修學。我每天都訂定時間修習自己的法門，無論事情再忙，也絕不間斷；把妄心漸息、讓心安定，不求什麼大成就啦！也不求什麼大神通、大智慧啦！任何讓人驚訝或讓人羨慕的「神通」表現，都是虛妄的；因為有妄想才有這些大神通，有妄想才需要這些大智慧，有妄想才有這些什麼大成就啦！對於絕對的真理來說，這些都是虛妄！因為我們要知道真如是平等的、真如是穩定的、真如是

無相的。既然是無相的，它不會說沒有坐下來用功一下，就是不精進；也不會說有的時候相應，有的時候不相應！也不會說有的時候很微小，有的時候很偉大，……，通通都不會。真如心就是平等心，平等心就是如是如是的。

我剛剛比喻慢跑，就是如是如是的，學也在進，定也在進，修養也在進，但是我的相續心沒有間斷；想要對修學佛法不退轉，就要相續不斷地努力。我們知道，一般佛法對於「不退轉」有三種說法：有所謂①「位不退轉」、②有「行不退轉」、③有「念不退轉」（註①）；我們簡單說，「位不退轉」就是修得的位次不退失；好比你已经到達阿羅漢的證位，或是說初地菩薩的證位。「念不退轉」就是所修的正念不退失，這要長時劫的修行；通常說「八地以上」的菩薩，才能達到這個境界，這是很高深的佛法。我們粗淺地說，「行不退轉」，就是所修的行法不退失，就是好比喻雖然慢吞吞跑，但持續不停前進的不退轉。因為大菩薩的行也是行，小菩薩的行也是行啊！我雖然慢吞吞地行，但是每一天都在行，我的行合乎真如的道理；真

如是平等的，我的行也是平等的，都「無所求」、「無所得」，而我仍然保持精進！這不是一種大修行、苦修行，無所希望、無所欲求；所有有希望心的修行，都還是「凡夫心」、都是「妄想心」。我在進步，而且我時時刻刻都在解脫的法樂裡面緩跑慢進、相續無間地進步；能夠這樣子發心的話，就不容易退轉！以「發菩提心為」基礎，以後才講「十信」、「十住」、「十行」，乃至「十地」，因為我們要經歷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所有的基礎都建立在「發菩提心」之上；如果沒有「發菩提心」，就沒有所謂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沒有發「不退轉」的菩提心，中途一定會改變成佛之道；會走到其他的邪道上去，這點非常重要！

我們前一次講了「十住」、「十行」、「十迴向」和「四加行」，尤其特別詳細講解「四加行」。在「華嚴宗」說，佛陀對眾生的教化，有所謂「五教」的說法——小教、始教、終教、頓教、圓教等應時應機的教化。就「圓教」來講，亦即是根據顯教最高地位來說，圓教的「初信位」菩薩，所證的內容是什麼？①祂能夠把「分別我

執」和「俱生我執」的現行斷除，和小教初果阿羅漢位齊，②或是和始教（唯識宗）的「初地菩薩」位齊；能夠把我、法執斷除，把「分別我執」和「俱生我執」都斷除，③或能和終教的「初住菩薩」、頓教的「七信位」齊。我這裡有一張表，等一下影印給大家，就可以清楚比對。

又圓教菩薩的「七信」位，所修證的內容是什麼呢？菩薩已經把「分別法執」除掉，「俱生法執」的一分也除掉了。那麼，①祂和「小教」的四果阿羅漢位齊，②或和「始教」的七地——遠行地菩薩位齊，除掉「分別法執」和「俱生法執」，③和「終教」的七住一樣，都是除掉「分別法執」和「俱生法執」的分別，④或和「頓教」的「初住」一樣。由此可見，在圓教的「七信」位就達到那麼高的修證地位。請問：修習「華嚴宗」的「圓教」和修習「小、始、終、頓」等其他四教，有什麼不同嗎？有！

如果根據以《法華經》立宗的「天台宗」「圓教」的修法來講，「別教」菩薩的修法，先修空觀，後修假觀，以後再修中觀；而「圓教」菩薩的修法，就在空觀裡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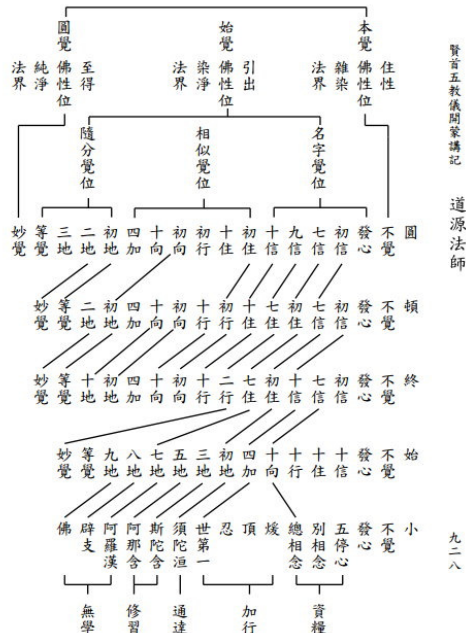
就包括假觀，也包括中觀。修一個空觀就是「即空、即假、即中」；修一個假觀，就是「即假即空即中」；修一個中觀，就是「即中、即假、即空」，就是這樣「空假中相即」（一空一切空，無假、無中而不空，是為總空觀；一假一切假，無空、無中而不假，是為總假觀；一中一切中，無空、無假而不中，是為總中觀，此即中論所說不可思議之「一心三觀」）。「一心三觀」，一諦當中即圓具三諦這種修法，叫做「圓教」修法；「別教」的修法也不同，在這個地方，修到「十信位」滿心的時候，還是屬「內凡位」，還是凡夫。因為行者已經把我執、法執的分別的和俱生的習氣無明已經伏下去了，粗的種子都把它伏了，粗的分別、俱生的習氣都伏下去，所以說它是「伏忍」位；這在「華嚴宗」來說，是「圓教」的「九信」，已經到達「始教」「成佛」的地步了——妙覺，在「小教」來說即使已證得「阿羅漢」果，還沒有資格在這裡和它論位寄齊了；「終教」的修行，則已到十行裡的「第二行」位；「頓教」的修行，則已經到達「七住」的修行。（要參考《華嚴宗小始終頓圓五教

的行位斷證表》。）

這「圓教」的行位斷證在修證上就是這樣；「圓教」就是圓滿、究竟的修法。我們還可以再這樣講，《華嚴經》的修法就是修「四法界觀」；「理法界」就是「事法界」，「事法界」就是「理事無礙法界」，「理事無礙法界」就是「事事無礙法界」，所以，修一個「理法界觀」，就包括「四法界觀」。「華嚴宗」的這種修法，叫作「圓教修」；圓滿地修。「華嚴宗」的法師講經說法時，不會被人家捉住辯子；好比一般法師，他講「空」的時候，人家就用「有」來破他；他講「有」的時候，人家就用「空」來破他；他講「空有」的時候，人家用「中道」來破他。但是修華嚴「四法界觀」的法師，別人沒有辦法破他；因為他講的，都是圓滿無礙的說法。因此，「圓教」菩薩修到「十信位」的時候，他就把俱生我執、俱生法執這種「微細的種子」都伏下去；以前在「九信」所講的是粗種的現行。粗的種子把它伏下子，現行沒有了，但種子還存在，只是不發生現行；現在連「微細種子」都要伏下去；「九信」是伏了粗種；現在「十信位」的菩薩俱生法執、分

別法執等「微細的種子」都伏下去。如果在「終教」來講，相當於「十行」菩薩位；「始教」到此，已經沒有可以寄齊了，「始教」已經畢業了；如果在「頓教」來講的話，已經是「十住」菩薩了。

在這個地方還有一種說法，如果這樣講的話，圓教菩薩到達「初住」的時候，是什麼情形呢？他能夠一修一切修、一悟一切悟，他修「事」就是包括「理」；修「理」就包括「理事無礙」；修「理事無礙」也就是修「事事無礙」。他獲證「初住」的時候，是什麼樣子的悟境？他斷除了「分別我執」、「俱生我執」的粗種；如果和「頓教」菩薩相比的話，頓教菩薩已經到達



「初行」位了；如果「終教」菩薩來相比的話，已經到達「初迴向」位了。可見，圖教的「初住」位和圖教的「十信」位雖然只差一點點，在形式上差不多，但是所證境界大大不同。

另外，我們再來說說圓教的「十住」位，

○**圓教** 此教斷證如拆錦花如鎔金獅

初住至妙品數準終但此三地超頓妙覺便有六十二品。

④本不覺 謂不覺法界性也。

名發心 謂發普賢廣大行願心也。

初信除我執分別俱生現與小初果始初地終初住頓七信齊

七信除法執分別俱生現與小四果始七地終七住頓初住齊。

九信伏二執分別俱生種與始妙覺終二行頓

除二執分別俱生麤種與終初向頓初行齊

十住 除二執分別俱生細種與終十向頓十行齊

初行圓斷二執分別俱生現種盡更斷習氣一分
與終初地頓初向齊

初向圓斷二執習氣十一分與終等覺頓初地齊

十向圓斷習氣二十分與地齊

刀也。圓斷習氣二十一分。與頓等覺齊。

二地圓斷習氣二十二分與頓妙覺齊。

三地 圓斷習氣二十三分、頓教不知名目。

圓斷習氣三十一分進斷佛地習氣一分。

起法界法令徧攷三乘并上上根凡夫外道諸

偏成圓也。

「十住」菩薩相對於「始教」及「小乘」，已經沒有可以寄齊的位次了；在終教裡面，則是「十迴向」位的菩薩；在「頓教」裡面是「十行」位菩薩，所修所證的境界完全是一樣、是平等的，除掉了「分別我執」、「分別法執」、「俱生我執」、「俱生法執」，內心很微細的種子都除掉。圓教「初住」不過斷除「分別我執」、「俱生我執」粗的種子。到了「十住」位則斷除細的種子。

但在「法相唯識學」來講，他們不承認這一套；在「小乘佛教」來講，也不承認這一套。「華嚴宗」判五教，這是修學《華嚴經》的高僧，根據「華嚴宗」的立場來說的，上根上智的「圓教」菩薩修「十行」位，修到「初行」位的時候，已圓滿地斷除「分別我執」、「俱生我執」等的現行和種子都斷了，還有習氣也斷了一分；也就是說，無明已經斷了一分。這在「終教」菩薩來講，已經相當於「初地」菩薩了。「終教」在「華嚴宗」來看，就是大般若；就是我們今天所講的大般若的過程。在「頓教」來講，已經是「初迴向」；「頓教」的位置，要比「終教」的位階高。我所講

的是「華嚴宗」小、始、終、頓、圓的判教，因為斷證表沒有畫出來，大家聽了比較沒有依據；稍後將這個表影印給大家都看了，就可以對照斷證分位的寄齊。

再者，到達「圓教」「十迴向」的時候，是什麼情形呢？在「圓教」「初迴向」來說，他已斷除「分別我執」、「分別法執」、「俱生我執」、「俱生法執」的習氣，斷了多少呢？在「圓教」「初行」位菩薩，斷除了一分無明習氣，到「十行」位菩薩，斷除了十分；到「初迴向」位時，再斷除無明習氣第十一分（到「十迴向」位菩薩，斷除了第二十分）；祂和「終教」的「等覺」菩薩、「佛」的果位寄齊；在「頓教」裡面，則和「初地」菩薩寄齊。

這個說法和「法相唯識學」的說法不同。「法相唯識學」說「十地」菩薩內心的「無明妄惑」有十分，「初地」菩薩斷了一分無明，「二地」斷二分；「十地」斷除了十分無明，再斷最後一分的「金剛無明」，就可以證得「佛」的果位。（沒有另立「妙覺」位。）

現在《華嚴經》「圓教」的說法更高了，它把「無明」分成很多分（行、向、地各

有十分)，「十行位」菩薩要斷十分，「十迴向位」菩薩要斷二十分，「十地」菩薩要斷三十分，等覺菩薩斷除第三十一分無明，妙覺佛果斷除第三十二分最後一分金剛無明。（華嚴圓教從十地菩薩到佛果，所要斷除的無明分成十二分。）

那麼，「圓教」的「四加行」位呢？「圓教」的「四加行」，「暖地、頂地、忍地、世第一地」所修的是圓滿斷盡「十迴向」的習氣；是「圓教」「十迴向」的習氣斷了，要進階到「初地」。換句話說，「終教」這裡沒有辦法說，「圓教」的「十迴向」，就相當於「終教」的「佛果」位了。

修到「圓教」的「十迴向」還不夠，必須要繼續努力證到「圓教」的「初地」；「圓教」的「初地」斷除無明二十一分，到了「十地」斷除無明三十分；「圓教」的「初地」和「頓教」的「等覺」位寄齊；「圓教」的「二地」和「頓教」的佛果寄齊；在「頓教」來說，「金剛無明」斷了，就是佛。這樣看來，是說《華嚴經》的境界要比「法相唯識學」境界高；但是研究「法相唯識學」的人不承認這樣的說法！

「圓教」的「二地」，斷除了三十二分

無明，到了「十地」菩薩則斷除了三十分無明；等覺菩薩斷除第三十一分「無明」。妙覺斷除第三十二分「無明」最後一分「金剛無明」；換句話說，「圓教」的「初地」菩薩，相當於「頓教」的「等覺」菩薩，「二地」菩薩，相當於「頓教」的「妙覺佛果」；「佛果」位在華嚴宗，叫作「妙覺」。

在這個地方我特別要聲明：在「法相唯識學」，「十地」之後，再破一分金剛無明就成佛了，沒有再另立一個「等覺」菩薩的名相；在《華嚴經》來說，「等覺」還不能算真正成佛，還要繼續度眾生，沒有示現涅槃，還不算成佛，要到示現涅槃，才叫做「妙覺」；所以「等覺」位之後，還有「妙覺」位。《華嚴經》用這樣來講，等於「眾生度盡」了，才要進入涅槃。所以，在這個地方分開來講，圓教「二地」菩薩，斷除三十二分無明習氣，就和「頓教」的「妙覺」「佛果寄齊了，也就是和「頓教」的「佛果」一樣。「妙覺」就相當於「佛果」位，是證入涅槃的佛。

「圓教」的「三地」菩薩呢？斷除了三十三分無明，在「頓教」裡面已經沒有階

位可以與之寄齊了。因「三地」菩薩安住於「常寂光淨土」，無相不可說！「十地」菩薩斷除了三十分無明，「十地」菩薩再斷除一分「金剛無明」就證得「等覺」菩薩，「等覺」菩薩再斷除一分「金剛無明」就證得「妙覺」佛果位。至此，其他小、始、終、頓等教已經沒有更高的位階來和它寄齊了，這是不同的說法；請問「圓教」的等覺菩薩，還有沒有再進一步位呢？啊，要再進到「妙覺」位。也就是要入涅槃（真如理體），之前祂是以普通佛身的存在，繼續廣度眾生，還需要再斷最後一分「金剛無明」，才證到圓滿究竟的涅槃，安住常寂光淨土，就不示現度眾生相了。

「妙覺」就是圓滿斷盡我執、法執這種無窮無盡的現行、無窮無盡的種子、習氣，也把三十二分的「金剛無明」通通斷盡，完全證到了無相的「常寂光淨土」，完全證到理事無礙、事事無礙法界的「法身佛」的本體，能夠普遍法界、圓融無盡，於十方無量世界，現無量無邊的佛身，說法度生，說緣起法界性，令一切眾生皆證圓滿法界的果位，讓「上根上智」的眾生，都能夠證入；讓凡夫、外道都能夠變成「圓

教」的弟子，這個是收攝圓滿，從上根上智到下根下智，無所不遍、無所不圓的微妙「一真法界」。十方世界就在一念之中，把它度盡；它是華嚴最高、最極致、無相絕待的說法！在華嚴五教裡面有五種說法，有「圓教」的說法，有「頓教」的說法、有「終教」的說法、有「始教」的說法、有「小教」的說法。我們今天所舉出的是「圓教」的說法。

根據「法相唯識學」或《般若經》所講的，從初地到十地，各斷一分的無明，這是一個將「無明分」成「十分」的說法；以後完全證得真如本體，並把最後一分「金剛無明」當成第十一分的說法；「華嚴宗」在這個地方，把它變成「三十二」分的說法，那麼前「二十分」是代表普通的俱生我執、俱生法執、分別我執、分別法執的「種子習氣」，那麼現行、種子、習氣都斷盡之後，才登入「初地」菩薩位。另外，還把從「初地」到「妙覺佛果」所要斷除的「金剛無明」更細分為「十二分」；換句話說，這是「微細」的「無明習氣」，一分、一分地斷。

因此，在「始教」來講，還是在「終教」

來講，還是在「頓教」來講，都是說要經歷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就佛果！但在「圓教」則常常有一句話：「一念頓超三大阿僧祇劫！」過去我講過《楞嚴經》，阿難的讚佛偈云：「不歷僧祇獲法身。」意即：只要我們能夠識得自己本覺明妙

真心，就不須要經過三大阿僧祇劫的長時劫，就能夠獲得佛清淨無相的法身。阿難聽佛講《楞嚴經》「返聞聞自性」，那就體悟的功夫不同啦！你們隨著我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天天念，如果念得很精進來講，要修三大阿僧祇劫，一念一念的相續無間，並在每一念裡面去做一種「清淨自心」的功夫，用這種方法念佛，是「順流」的功夫，這樣要經歷三大阿僧祇劫的長時劫，才能成就佛果；如果用「圓教」圓滿頓超的法門，像是《楞嚴經》「返聞聞自性」的功夫，如果一根的結解除了，六根的結也同時解除，那是很高明的修行法門！所謂「返聞聞自性」，就是反詰自己「我能聽的是誰？」把根解了之後，以後「能聽是誰？」；把「所聽的」，是我們「能聽的本身的根」，我們再問「能夠感覺聽的是誰

呢？」又進一步，要把「覺結」也把它給解了。當初解的是「動」，以後是「靜」，以後再解的是「覺」，所謂「越三空解六結」，像這種解法，是久遠劫前，當初「觀世音佛」教「觀世音菩薩」用這個法門修學「三摩地」，觀世音菩薩一下就頓超到八地；頓到八地，就相當於一大阿僧祇劫的長時劫修行。我們知道，「始教」菩薩，從初地到七地，要經歷一大阿僧祇劫才能夠登入八地。如果是「圓教」法門的話，一念就能頓超八地；一大阿僧祇劫，就在一念之中！在「華嚴宗」是這樣講！你如果悟圓融無礙的「法界緣起觀」，所謂修「理法界」觀、「事法界」觀、「理事無礙法界」觀、「事事無礙法界」觀；一修一切修，這種修就是佛本身的修法！這種「一真法界」的微妙境界，能夠超越三大阿僧祇劫，何難之有？今生就可以頓證。這種觀法在「密宗」裡面不講這個教理，所以有許多大師說「密宗」必須和「華嚴宗」結合，才能夠到達真正「即身成佛」的境地；可是許多修學「密宗」的人並沒有研究教理，甚至連「法相唯識學」的教理都沒有研究，怎麼可能到達「即身成佛」

的相應境界呢？「即身成佛」一定要俱備有「唯識宗」「唯識觀」的薰修，還要有「三論宗」「般若畢竟空」的薰修，還要有「禪宗」一念頓超的這種「明心見性」的修法，再要具有「華嚴宗」這種既圓滿又頓超的觀法。具備了豐富的「顯教」涵養之後，這樣修「密宗」，就可以說到達真正能夠「即身成佛」的境界，這個非常重要！

我們知道「即身成佛」是很困難的！有些人說，是在前面階位的修行，就是說從「初發心」開始，經「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的四十個階位；有些人則說，最困難的是在最後面階位的修行，是在「八地、九地、十地、等覺、妙覺」等階位的修行。但是現在不去考慮它的種種困難，就是說有一個秘訣，只要我們能夠有「慢跑」的精神，前面階位的修行也不難，後面階位的修行也不難；只要我們能夠不間斷地「慢跑」就行了。每天都知道要往前跑一段距離，如果今天跑一跑，感覺好累或好無聊，明天就休息；後天跑一跑，又休息，用這種態度來學佛的話，那麼，無論前面階位的修行也難，後面階位

的修行也難！所以，「發菩提心」有一句話：「不退轉就是相續心」；相續不間斷，在「不退轉」的精神之下，「世間無難事，唯有有心人」，這個心就是「恆常心」。我們知道，世間法都要靠「恆常心」，才能夠成功；何況「成佛」這個妙法，絕不可能遠離「恆常心」，而能夠獲得成功的！靠「恆常心」而成功的世間法，因為「無常」，所以容易破壞毀滅；一切有漏法終歸壞滅。但是「成佛」的解脫法，讓我們證得「常寂光淨土」，能破內心的無明、證得「金剛智身」，它卻是不可破、不可壞的；它和「真理」同體！「真理」是無相難破的，所以，它不僅是「無漏」的，而且是「永恆」的，是法身的「真理」！所以，這個地方我們要了解，如果修學「密宗」能夠配合「華嚴宗」的道理，來修「圓教」的道理的話，「即身成佛」就不難了，真有這麼一回事！研究「密宗」的人，無論日本人也好，中國人也好，我們研究「華嚴宗」之後，才能夠體會「華嚴的境界」也就是「密宗的境界」；因為我們知道《華嚴經》有四十二字母，每一個字母都是「種子」，皆是入「華嚴法

界」、入「華藏世界」的陀羅尼門。毘盧遮那如來一尊佛就代表一切佛，八瓣蓮台的每一尊佛，代表毘盧遮那佛的四智與四德。說起來我們想要「一生成佛」也是很容易，但是也不容易，因為起碼要先通達「大乘各宗」的教義，甚至連「小乘佛法」也要通達；尤其是，人生數十年間的修學都「沒有退轉」，那麼「即身成佛」是有可能證得的！

《華嚴經》卷八〈梵行品〉云：「初發心時便成正覺，知一切法真實之性，具足慧身不由他悟。」這個菩薩所證得之位是華嚴「圓教」的「初發心」位；內心對佛所說的教理「大開圓解」，圓悟「一真法界」的真理，以及「一行一切行」、「一位一切位」的妙理。也就是說，在「證理」方面來說，祂所證得「畢竟空」的真理，和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乃至佛果位，無二無別，「廣大如法界」、「究竟如虛空」、「廣大圓滿」、「圓融無礙」。但在「事修」上，仍然要持續努力、位位增上；「圓教」的「初地」菩薩，也是等於成佛了，當然更可以現「佛身」了。

圓教的「初信」菩薩，就相當於「頓教」

的「七信」位；頓教的「七信」，就等於「終教」的「初住」；「終教」的「初住」，就等於「始教」的「初地」；「始教」的「初地」，就等於「小教」的「須陀洹」。

如果根據「法相宗」來說，「初地」菩薩才可以現「佛身」，來度眾生，可以在百世界現「佛身」，度化眾生；因為「初地」菩薩能夠斷除一分無明、證得一分真如，就是成一分佛，也可以現出佛身來。（無明分成十分，初地斷除一分。）

這個「賢首宗行位斷證表」，等一會兒影印分大家。我們今天到此為止，現在來靜坐。（在華嚴宗，唯識被歸為始教，說法不同。）

靜坐完 上師開示：

請問各位，「密宗」說「即身成佛」，成了佛之後，我們又如何呢？還是要度眾生。既然成佛後，還要繼續度眾生的話，我們成不成佛，都無所謂啦！所以，在「圓教」的「初信」菩薩，在「始教」裡面已經是「初地」菩薩，還不是天天在度眾生、努力地斷煩惱，是在這個地方來說。

問：師父，您剛剛講「華嚴境界」的時候提到，菩薩內心如果還有「金剛無明」

的話，還要繼續度眾生；如果沒有「金剛無明」了，而是入涅槃了，就不用度眾生了嗎？這樣和諸佛坐不動道場，於十方界轉大法輪。諸佛證入涅槃也在度眾生，和您剛剛講說菩薩內心還有「金剛無明」，所以還要度眾生；反之，如果內心沒有「金剛無明」的涅槃，就不用度眾生。這句話好像聽起來怪怪的。

答：那是一個在菩薩「自性」的本體來說的；本體本來是無相的，完全「無度、無所不度」的相啊！但是在「圓教」的「度眾生」來說，證到「圓教」佛的話，祂不是一個「三千大千世界」的佛，可以應化「十方無量無邊世界」，去度眾生；但都不離開「自心」的一念！佛的一念裡面，就能夠廣度「十方無量無邊世界」的眾生、就能夠廣度無量無邊「上根上智」的眾生、就能夠廣度無量無邊的「凡夫外道」，讓他們都能夠進入「圓教」的法門；那是「無度、無所不度」的「一念圓度」！這個佛的範圍很廣大、又周遍……。這樣看來，佛度化的範圍，有一百個「三千大千世界」的範圍、有一千個「三千大千世界」的範圍、有

「十方無量無邊」「三千大千世界」的範圍。

問：師父，您剛剛說，如果內心還有「金剛無明」，那我就還要度眾生；如果說我內心沒有「金剛無明」了、就入涅槃了，就不用度眾生了，這是以「本體」來說，是不是？

答：當然是以「本體」來說；因為「本體」是空性的理體，是寂靜的嘛！

問：佛內心所發出來的「一念」，那是它的作用嗎？

答：是由佛「心體」發出來的作用！但是菩薩證到「究竟覺」的時候，雖然「廣度眾生」，祂也是遍證廣大的「菩提」。「圓教」佛菩薩的境界，完全是我等凡夫難思議的；「圓教」的佛菩薩，是「即相離相」、「實相無相」、「不可說」、「不可得」的。

上師再開示：「畢竟空」沒有離開「緣生」，「緣生」也沒有離開「畢竟空」；「緣生」對「緣生」是事事無礙的；「畢竟空」對「緣生」也是理事無礙的；「緣生」對「畢竟空」也是理事無礙的。我們怎麼樣在內心的一念裡面，去體會這個妙法呢？

我們來觀觀看。

【註釋】

註①三種不退：此三不退配於菩薩之行位，依諸宗而異。據「法相宗」的說法，則依萬劫修因，入「十住」之位，唯識觀成就，無復退墮惡業流轉生死之位，謂之「位不退」。既入初地，成就真唯識觀，於利他之行不退失，謂之「行不退」。八地已去，得無功用智、念念入真如海，謂之「念不退」（西方要決之十住毘婆沙論）。

又「天台」一家，自「別教」之第八住至第十住，為「位不退」，此間斷三界見思惑盡，而永超三界之分段生死也；並斷界內塵沙惑，伏界外塵沙惑。自「十行位」至「十迴向」之終，為「行不退」，此間破界外塵沙惑，而不退失利他也；初地以上為「念不退」，斷無明之惑，而不失中道之正念也；如配之於「圓教」，則自「初信」至「第七信」為「位不退」；自「第八信」至「第十信」之終，為「行不退」；初住已上為「念不退」。（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註②天台宗「圓教」將十地菩薩所斷的

無明再分成三品，斷除了其一品無明，就證到了「十地」，再斷除一品無明，就證「等覺」位菩薩斷薩，如果再斷除最後一品「金剛無明」，就證得「妙覺」位佛果；天台宗「圓教」的「初發心住」菩薩，就相當於「別教」的「初地」菩薩（念不退）。「二住」到「十住」位菩薩，就相當於「別教」的「二地」到「十地」菩薩位；「圓教」的「十行」的「初歡喜行」菩薩，就相當於「別教」的「等覺菩薩」位。「圓教」的「第二饒益行」菩薩，就相當於「別教」的「妙覺佛果圓滿報身」。

【補註】《楞嚴經》中對於菩薩的行位斷證有「五十五」個階段（菩提路），即乾慧地、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四加行、十地；再加等覺、妙覺，則共計「五十七」個階段；如果再加上「三漸次」，則共「六十」個階段。如果從「乾慧地」算起，乾慧地為一；「四加行」，煖、頂、忍、世第一，累計為五；加上最後等覺、妙覺累計為七，以上「七種為單」；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

十地等「五種為複」；因為單有七、複有十二，所以經文有「單複十二」之說。

生活禪小品

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

唐朝有位宰相名婁師德，學問淵博，品德高尚。他的弟弟也頗具才華，後來被外放派任州牧；上任前，向兄長辭行。婁師德告誡說：

「我在朝中為官，雖然位極人臣，當了宰相，但遭許多人的嫉妒、毀謗。你現在被派任州牧，一定有人在背後毀謗，或嫉妒你，說你的閒話；說你的派任是因為靠裙帶關係，因而想以惡言，或惡人加害於你。那時，你該怎麼辦？」

弟弟回答道：「請您放心，我會謹守一個『忍』字，相信必能保全自己的性命。」婁師德又問：「如果有人當面毀謗你、罵你，你如何反應？」

弟弟說：「我不理他，一笑置之。」

婁師德說：「假使你這一笑，人家更氣；馬上朝你臉上吐口水，你怎麼辦？」

弟弟說：「我不會跟他計較，把口水擦掉就是了。」

婁師德聽了之後，很擔心地說：

「我最不放心的，就怕你會這麼做。」

弟弟不明白地問：「我只是擦去口水，又沒有與他計較，您有什麼好不放心的呢？」

婁師德解釋道：「人家已經氣到了極點，才吐你口水；你雖然沒有跟對方計較，但一副很不屑理會的樣子將口水抹掉，對方豈不是更氣！所以，我才替你擔心。在這種情形之下，平息對方最好的方法，就是讓口水在臉上自然乾了就好。」

這就是「唾面自乾」的成語來源。

【附註】

我們試想：修「世間法」，尚且要有這種「忍辱」的功夫；更遑論能了生死、斷煩惱的出世無上大法，是否更需要有絕對「堅忍」的功夫才行！？慈山大師說：「炎火宅中，一片清涼地。」「清涼地」就蘊藏在火宅之中，亦如「火中生蓮」；「火宅」指的就是我們現前這一念百醜千拙的

「心火」。這一念心，千迴百轉，起伏不停；日有所思、夜有所夢，隨境遷流，流轉不息。想的盡是人我是非、名聞利養、聲色貨利的事；什麼「你錯、我對」，或者「他好、我壞」，竟日為了這些雞毛蒜皮、微不足道的小事，斤斤計較，喋喋不休，故而煩惱熾盛。每當隨緣遇事時，總是檢討別人的多，而反省自己的少；雖然受持了三皈五戒，或出家具足戒，成了佛門弟子，心中自有一把戒尺，可惜的是，這把戒尺，只曉得拿來戒人，而不知道用來戒自己。這就是所謂的：「寬以待己，嚴以律人。」

一個人，眼所見、耳所聞、口所說、意所想的，如果都是一些人我是非、自私自利的事，或總離不開「世間名利權情」的糾葛，顛顛倒倒的，則心中必定煩惱不堪。這一念心，若不能心懷感恩，也不善解、包容、知足，則遇境觸目必然處處掣肘，不能左右逢源；換句話說，心中的稜角愈多、愈尖，則所碰觸的挫折與痛楚也就愈多、愈刻骨銘心。殊不知，煩惱是自我的，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須知，這些生活中的境緣，無論順逆、

善惡，皆是自心所感召來的。誠如《達摩二入四行觀》所說的：「一切苦受，乃往昔無數劫中，因一念迷失了本性，故而棄本從末，隨業流轉，造作諸業，多起冤憎，違害無限，所種下的因。今雖無特別的過錯，然而過去的宿殃，惡業果熟，遇緣而起現行，所以才遭此報。而這種三世因果的報應，非天非人，所能明白。」

坦白地說，這種累世以來所種下的恩恩怨怨，這本糊塗帳，早已算不清楚，誰欠誰多一點；就如同夫妻之間吵架一樣，「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根本說不清楚，到底誰對？誰錯？只有在業緣現前的時候，欣然面對，「甘心受，情願還」，才能盡早了卻生生世世無始以來相互的糾纏；不要讓這種愛惡情仇的糾葛再繼續牽扯不清。否則，如此惡性地循環下去，將永無止期。

世出世間的事不外乎「因果」，皆是「因果報應」的現象；唯有真正了達「因緣果報」的真諦，才能面對眼前順逆、善惡的境緣而無動於衷，一切隨緣。只要堅定「正念」，認得自己的本心，識得萬法的虛妄，才能作得了自己心中的主人。無論妄心

如何地生滅，任由他去，不要加以理會，則真心自然現前；真心現前，即能無憂無惱。

佛法沒有別的，講的就是一個「忍」字。菩薩六度波羅蜜，以「忍辱」為前方便；有了忍辱，才談得上「精進」；有了精進，才有「禪定」與「般若」。不僅成就佛道，離不開忍，度眾生也要能忍；因為眾生冥頑不靈、剛強難化，要有絕對的耐心才行。能忍，則不僅能成就「世間」的家業、事業，也能夠成就「出世間」的道業，最後圓滿無上的菩提果覺。

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



琉璃王滅釋迦族的時候，目連尊者以神通之力，將五百童男、童女置於鉢中，托到天上，力圖想要挽救釋迦族人免於滅種之禍；等到琉璃王撤兵之後，這五百童男童女，統統化成了血水。這就是釋迦族的業力，不可改變！

歷史上還記載，闖王張獻忠起兵造反，帶兵到了四川；附近的百姓聽到流寇闖王

來了，嚇得紛紛逃竄。有一個人不知逃到哪裏，認為山上最安全，於是就逃上了山；上山之後，看到了一棵枯的梧桐樹，就鑽了進去，認為躲進了空的梧桐樹裏，沒有人看得到，那是最安全不過了。沒想到，張獻忠的部隊為了抄近路，決定翻山越嶺；行軍走得實在是精疲力盡了，就在半山中休息。這時有個大力士，利用休息的時間磨刀，並找了一顆枯竭的梧桐樹試刀；這一刀砍下去，就掉出來一個人頭。這就是在劫難逃！如果，業障不能消除，這念心不安的話，到哪裏都不安，到哪裏都有劫難。

【附註】

常言道：「人生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然而，成功的關鍵，往往取決於面對逆境時，所採取的「人生觀」。孟子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又說：「困於心、橫於慮，而後作。」這些都說明了「危機就是轉機」，「逆境」就

是激勵我們向上發展、化除阻力而為動力的「增上緣」。當我們遇境逢緣，碰到障礙時，若能以正面客觀的態度去面對；相較於消極、逃避、退縮，或者是怨天尤人的態度，更容易獲得成功。

《達摩二入四行觀》云：「衆生無我，並緣業所轉，苦樂齊受，皆從緣生」。換句話說，今生所遭受的種種障礙，都來自於過去生中所造的種種惡因及不善業，所謂：「惡業苦三，循環不息。」世間人不了解這個道理，認為追求快樂，即是逃避痛苦唯一的解決辦法；因而陷入了無法解脫的泥淖當中而不能自拔。其實，快樂與痛苦就在自己一念心性之中；一念覺悟了，逆境就成了順境。例如，看到惡人惡事，即能懂得以此作為自己的殷鑒，告誡自己不能重蹈他人的覆轍；看到好人好事，則要求自己起而效法，見賢思齊。所以，「日日是好日、時時是好時」，每天生活在快樂幸福當中。如果，一念迷失了本性，則順境也視為逆境；覺得一切人事物都不如自己的意，明明是好事，也看成

壞事，常常把別人一句恭維讚嘆的話，當成了諷刺或者是負面挖苦的話。像這樣喜歡鑽牛角尖，一切以負面思維的人，活得很辛苦，很不快樂；故四祖道信禪師

說：「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就是這個道理。學佛修行的目的，即在保持當下這一念心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如不動，而且要知而不著、隨緣不變、不變隨緣，而不是要我們逃境安心、摒事執理。想要脫離苦果，就要從當下這念心來轉；這念心清涼了，就能自在無礙，則眼前就是淨土。如果，這念心不清淨，無論到什麼地方都是穢土，到處都是障礙。

謙謙君子，卑以自牧

《莊子》中有一個吳王射猴的寓言。一天，吳王登上獼猴聚居的山嶺狩獵；剛剛還聚在一起的獼猴們，見吳王前呼後擁浩蕩而來，遂一聞而散，躲進了荊棘叢林的深處。可是有一隻猴子卻留了下來；牠從容不迫地騰身並抓住樹枝跳來跳去，在吳王面前顯示牠的靈巧。吳王覺得很不舒

服，就用箭射牠；猴子果真有些本事，居然敏捷地接過飛速射來的利箭。吳王於是下令左右一起射箭，這隻猴子躲避不及，抱樹而死。

吳王回身對他的朋友顏不疑說：「這隻猴子誇耀牠的靈巧，仗恃牠的敏捷而蔑視於我，以至受到這樣的懲罰而死去！要以此為戒啊！不要用傲氣對待他人！」

顏不疑回來後，便拜賢士董梧為師，以剷除自己的傲氣；從此變得異常謙遜，人人都稱讚他。這個故事後來常被引用，以說明「謙沖」在「安身立命」方面的重要！

【附註】

《周易》六十四卦中，唯有「謙卦」六個爻中，下三爻皆吉而無凶，上三爻皆利而無害；可見，謙沖，是最為古人所看重的氣質。《周易·謙卦》中說：「謙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終也。」（謙虛的人處在尊高之位，道德會更加光明；處在卑下之位，其德行人們也難以超越。只有君子才能夠保持謙德至終啊！）「謙謙君

子，卑以自牧。」意思是說，謙卑是君子最高的精神追求；君子以謙卑的態度，傾聽內外眾人的意見，以此執掌大局，率眾前進、克服困難。君子即便處於卑微的地位，也能以謙虛的態度自我約束。顯然，謙沖的人，不自滿、不自以為是、肯接受批評，並虛心向人請教；而且他們的內心是「虛懷若谷」的。孔子在周廟中看到敔器（敔音同漆），古代一種利用物體重心原理製成的汲水和盛水的器具，有陶、銅製品。水空時，器身是傾斜的，可以往裡面注水；水恰好時，器是正的；太滿，器就翻過來。因有「滿則溢、虛則不及」的象徵意義，所以古代的國君設置此器來警戒自己，便讚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大意是說，謙沖的品質，唯有德行最為高尚之人才擁有。

古人不僅對於謙沖的品質，有深刻的認識；並且在教育子孫時，無不把謙沖作為

重要的道德，反覆叮嚀。《論語·公冶長》曰：「三思而後行。」《論語·學而篇》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漢·劉向《說苑·敬慎》曰：「存亡禍福，其要在身，聖人重誠，敬慎所忽。」（意思是說，是存是亡是禍是福，關鍵在於自身的修養。品格高尚，智慧高超的聖人，重視自我警戒，恭敬謹慎地省察自己所忽略的事。）北宋·林逋《省心錄》曰：「以謙接物者強，以善自衛者良。」（意思是說，以謙遜態度待人接物的，一定會有力量；以美善言行保衛自己的，一定會品德出眾。說明人必須謙以待人。）明·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傳習錄下》曰：「謙者眾善之基，傲者眾惡之魁。」唐·魏徵《薦太宗十思疏》曰：「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意思是說，想到高處不勝寒，就要謙虛並加強自己的修養；擔心驕傲自滿會招來損失，就應有江海容納百川的度量。）明·《薛文清公從政錄》曰：「聖賢成大事業

者，從戰戰兢兢之小心來。」……在中國歷史上，具有謙沖品質的人，數不勝數。他們的所為，讓謙謙君子之風，成為人們所敬仰的、所追求的道德氣質；他們從各個方面詮釋著謙虛、謙讓、謙和、謙卑等謙沖的內涵。還有蘭相如、顏之推、歐陽修、蘇軾、楊萬里……一個個謙謙君子，讓今日「早已不知謙遜為何物」的國人汗顏。也許，從今日起，學習修養身心，成就君子謙沖的氣質，亦為時不晚矣！



法界即心，心即法界

過去有一位八指頭陀，當年還是一位放羊的牧童。有一天，在放羊的時候，天空忽然刮起了風，下起了雨來。他看到一棵開滿桃花的樹，被風吹得是滿地的落花，於是悟到了「無常」的道理；知道世間有成住壞空、人有生老病死、心有生住異滅，四相遷流等種種的情形。他了解了世間沒有一件事情是永恆存在的，或是獨立存在的；人世間一切的現象，都是「仗因托緣」而生，無非虛妄而已。於是，他就

毅然決然地剃度出家；出家之後，很精進地辦道。

有一位居士為了成就他的道業，就護持他閉關悟道，並請自己的女兒親自為他送飯。時間久了，這個女孩就對八指頭陀產生了愛慕。有一天，這個女孩，將鞋子脫下，丟向關房，正好扔在八指頭陀的衣擺上。八指頭陀，看了之後，就用手指勾起來，將繡花鞋扔到了窗外。

就是因為起了這個念頭，接下來的這念心就開始不定；心裡面老是想丟繡花鞋的事，讓他心煩意亂，不能集中精神！於是，他一咬牙，用刀將勾繡花鞋的手指頭給砍了下來。後來，他又去朝禮阿育王廟，為了供養佛舍利，燃指供佛，又少了一根手指，因此被人稱為「八指頭陀」。

【附註】

由此可知，修行並非簡單的事！無論修習哪一個法門，都必須放下萬緣，要有破釜沉舟的決心；遠離名利財色，從真實心中去做，通身靠倒，方能成就。古德說「即心即佛」；心既然是佛，為何這念心卻迷

昧了本心，起了惑、造了業，受報在六道之中，有無盡的生死煩惱呢？佛法開示我們：只因「一念不覺、無明妄動」，故而昧卻了本心。

所以，想要成佛，就要明心；想要明心的話，就必須在「心」上用功。所謂在心上用功，就是時時刻刻能提起「觀照」，觀察我們的這一念心；不起妄動，保持這一念心的清淨無染。若有過失，就立即懺悔改過；如果，我們能在起心動念之處，起微密的「觀照」，能安住這一念心在「正定」之中，就能見到我們本性之佛。

念佛法門，修的就是這一念心，所謂「念佛念心」。念佛人，念念念佛，就是要我們念念提起觀照，時時以佛為緣，處處不離於佛；藉著念佛，打消一切的雜念、妄念，讓這一念心安住在正念之中而不妄動。其目的就是要我們能學佛的心行，學佛的清淨心、平等心與慈悲心，讓我們的心願、解行，與佛相同，不夾雜絲毫的妄想與分別；使我們的這一念心住在「正定」之中，如如不動。能如是念佛，才是真念

佛、真修行。

所謂的修行，若借用古人的一句話來說，就是「不改舊時人，只改舊時行履處。」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所謂的修行，只是改變我們的行為而已，使我們的行為不同於往常。修行，只是透過不斷地觀察、檢討，來發覺自己的錯誤，然後將我們錯誤的思想、行為，一切不正當的言行與習氣改正過來；讓我們的德行，臻於圓滿，達到「真善美慧」的境界，進而成為一個完人。當我們修行成就之後，雖然成佛作祖了，但佛性不動，並沒有增減，只是所表現出來的行為與凡夫不同而已；一切的神通妙用，出沒自在，只是隨著時節因緣而改形換質罷了。至於一切的萬行，都是由於這一念「心」所想所現的，並沒有什麼不同，所以說：「萬行一心，一心萬行。」一個修行人，透過了修行、覺悟的功夫之後，人還是原來的人，並沒有什麼差別；所不同的只是這一念心有所改變了。它從迷而轉悟，由意識、情執的分別心，轉為具有理智的無分別心；所作所為已非

往昔造業的凡夫。所以說，凡夫與聖人並沒有差別，差別只在迷、悟之間而已。修行即是修心，一切的善行，都是從一念真心中生起來的；故《金剛三昧經》云：「空心不動，具六波羅密」，所謂「一心具足萬行」。佛法又說：「一心具足法報化三身」，因為真心沒有形相，雖然沒有形相，卻能遍滿虛空法界，這就是「無邊身」或稱為「法身」；當修行萬行，達到功德圓滿，福慧雙嚴的時候，就是功德「報身」。經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宇宙間的一切萬事萬物，皆是一心所感得的果報，也就是我們的「化身」。

佛法一大藏教，所說的「教理行果」，皆攝於一心之中；除了我們現前的這一念心之外，實在無有一法可得。十方一切眾生的「依正」二報，雖然有淨、穢的不同，也都是「一心所感變的」；所謂「唯心淨土」，「心淨則佛土淨」。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乃至於所有的十方淨土，都是自心所現，故說「身土不二」；所謂「土非心外，淨由一心」。極樂世界，並非真正遠

離我們所居住的娑婆世界十萬億佛國土的他方世界之外；其實，極樂世界近在咫尺，就在我們的眼前。只要我們的這一念心，能看破事實的真相，不著五欲六塵的境界相，知道一切法「緣起性空」，「一切相皆是虛妄」；如果，我們能夠了解事實的真相，而能放下種種的情執分別，這一念心清淨了，五濁惡世剎那就成了極樂淨土。

假使，這一念心不清淨，莫說不能與阿彌陀佛的淨土相應，就算到了極樂世界，也不能花開見佛，悟無生法忍。所以，佛法以「心」為宗，也就是以「心」作為我們修行的本因；修行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行者能自性自悟、自證此心。能保住這一念心，不著兩邊，行於「中道」；能跳出相對的境界，達到絕對的世界；使我們的這念心，念念清淨，不受塵緣的污染；若能一念清淨，則當下即佛。

佛法開示世人，我們現前的這一念心，隨著外塵的境緣而有染淨的不同，故有十法界的生起。所以佛法說空，講的不是空

無所有，而是空而不空，也就是「真空妙有」；而所謂「妙有」，即是法界。什麼是法界？法界，就是眾生的心，所謂「法界即心，心即法界」、「眾生心即是佛心」。需知，真心無形無相，卻充滿十方。

歲月靜好，現世安穩

有人說：

「等我退休了，我便歸隱山林，修籬種菊，悠然見南山。」

這是一個期望，更是對自己的一個安慰。人生無常，始終處於「變化」之中，誰也無法預料明天會發生什麼事？所以，過好「當下」，尤為重要！也許是年紀大了，餘生最不願聽的一個字，就是「等」。

我們之所以覺得「勞心傷神」，是因為我們「所求」太多、「慾望」深重；「攀比」、「嫉妒」之心，造成「這山望著那山高」。人的一生中，會遇到很多美好的東西，只選取適合自己需要的那部分就夠了！我們所有的煩惱，都來自於「貪慾」；其實，那些美好的東西太多了，就算窮盡一

生之力追求，也只能得到我們該得到的那些，絕對不會擁有全部的美好；「遺憾」本是人生之常態！

【附註】

「歲月靜好，現世安穩」，意思是說，生活平安、寧靜為好；現在安定、健康為佳；是指在安寧、平靜的生活裡面，大家都平安無事、生活美滿！

「歲月」是賊，總是不經意偷去許多，好比「美好的容顏」、「真實的情感」、「幸福的生活」；曾經說好「生死與共」的人，到最後「老死不相往來」。也許我們無法做到「視若無睹」，但也不必「干戈相向」，畢竟誰都擁有過「花好月圓」的時光！

這世上總有一些人，非要等到「千帆過盡」，才開始知道「回頭」；非要等到「流離失所」，才開始懂得「珍惜」；非要等到「物是人非」，才會開始「懷念」。

古德云：「人到無求品自高」，這裡說的「無求」，不是人生的「不思進取」和「漫不經心」，也不是「心灰意冷」和「垂頭喪氣」，更不是「一籌莫展」和「難掩煩悶」的消極態度和庸人哲學；而是告誡人們要擺脫「功名利祿」的羈絆和困擾，不必強求！有所不求，才能有所追求。

「求」是人生「品格」的體現，但為事在人；淡泊的人生，雖然說沒有轟轟烈烈地揚名內外，也沒有顯赫的地位，可是它的確是渴望而難及的境界。將那些不必要的「慾望」捨棄、那些無聊的「攀比心」丟棄；帶著「感恩的心」對待生活，生活自然處處是美好。

多年來，發覺我們所追求的，並不是「錦衣玉食」，而是一份「飄然出塵」的素簡生活；如蘇軾所寫：「此心安處是吾鄉」，白居易也有詩云：「無論海角與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如果內心安定，即便困於傷心之地，也如同身在故鄉；內心若平靜，生活處處是道場！

煩惱障與所知障

在楞嚴會上，一個段有趣的對話，《楞嚴經》卷三，阿難尊者起身讚佛，表示《楞嚴經》所說的道理他懂了；而富樓那尊者雖證得四果阿羅漢，但富樓那尊者卻從座位起來，向佛陀提問，表明聽不懂，向佛陀請教《楞嚴經》的真實義。富樓那尊者心理起疑：

「我已證得四果阿羅漢，卻聽不懂《楞嚴經》的真實義，而阿難只證初果，為何懂得《楞嚴經》的真實義呢？」

佛陀就對富樓那尊者解說道：

「阿難是煩惱障重，所以只證得初果。但所知障輕，所以大乘經法他能夠明瞭，也能夠接受；而富樓那你因煩惱障輕，三界見思惑都能斷盡，證得四果阿羅漢，可是所知障重，所以大乘經教聽不懂，跟阿難恰恰相反。」

古來祖師大德，常常教人家看破、放下，我們能看破、放下什麼？放下，是煩惱障，看破，是看破破所知障。這兩種功夫不間斷的互相應用，看破幫助放下，放下幫助看破，一定要用心去修習慧觀，並且在生活中實踐；而且在我們這個境界裡面，一定要先從放下著手，放下一切妄想、執著。

【附註】

《大般涅槃經》云：「眾生皆有佛性，悉當成佛。」而究竟能不能成就佛果，還在於我們淨化內心功夫的程度。凡夫雖有

佛性，但佛性不顯。猶如烏雲遮日，使得陽光不能普照大地。因此，想要成就佛地的果覺，得到真正的解脫，就得除去心中所有惑業的障礙。

惑業有二種：即煩惱障與所知障。「煩惱障」，又名「惑障」，即貪、瞋、癡等煩惱。此障能使眾生流轉於三界六道之中，有無量生死的苦惱；「所知障」，又名「智障」，亦即眾生的無明邪見，覆蓋了我們的智慧，因而起惑、造業，障礙了菩提自性，故名所知障；「煩惱障」是「事」障，「所知障」是屬於「理」障。理障可以一時頓悟而破除；但事障就必須藉事練心，慢慢除去。

想要除去「煩惱障」，首先必須破除「我執」；我執破了，則相對的人相、眾生相、壽者相也就不存在了。故「破我執」就能超出三界六道，不入生死輪迴的煩惱。煩惱障破了，還有所知障；所知障是分別智，能障菩提。

《華嚴經》云：「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自

性的光明，被烏雲障蔽，不能顯現。修行的目的即是除障，除障的目的在於開顯我們的正知、正見，讓我們的這一念心，內心時時刻刻保持在正念之中，不受環境的污染與動搖；也將我們的心安住在正定之中，能作得了主。這樣我們就開顯了人人本具的妙明真心，做自己的「主」人公，徹悟諸法實相無相、實相無不相，能以三身、四智、八解、六通等稱性功德，廣大利益無量眾生；假使我們做不了自己的「主」人公，那就時時處處「起惑」、「造業」，將來勢必將感召無窮無盡的「苦」果了。

六十二見

宏能

「六十二見」，是古印度外道所有疑惑與煩惱的總匯。過去曾多次想好好地了解它所蘊涵的事與理，但看了都是似懂非懂。它在各經論中常可看見，是古印度外道對人生觀、宇宙觀所執持的見解。近年研讀《楞嚴經》後，才知道有些禪定的修

行者因為深修禪定，修定已經小有成就了，但因沒有成就「無我」的清淨見，所以對於禪境生了錯誤的見解，並頑固地執著這些邪見。

學佛最重要的課題是「斷惑證真」，那麼，我們要先知道自己內心的「惑」有哪些？再者，要怎樣修學法門讓自己的「智慧清淨明了」？如禪宗祖師說：「一翳在眼，天花亂墜！」路都走錯了，怎麼可能到達目的地呢？因此，不能走上成佛的正確道路，必定學佛不能「成佛」，反而「成魔」了！那就太可憐了！

我國與印度都是文化古國，且因佛教的流傳已是兩千多年了；加上兩國文化的差異，思惟模式的不同，因此有些經論讓我們讀起來頗感費力。這篇文章要對「六十二見」稍作註解，經過多年內心的糾結，終於鼓起勇氣，盡可能地去詮釋它。佛法上，將令人產生不樂苦果的因素，稱之為「煩惱」，因為它能煩心、惱身的緣故。在各經論中，因「開合」的不同，而有多種命名：

①惑，是令眾生在三界六道輪迴的根本（無明妄惑）——因內心起「惑」，所以會造作

種種善惡「業」；因為造作了善惡業，所以將來感得異熟的「果」報。

②煩惱，眾生的生活中，有三苦、五苦、八苦、無量諸苦，讓人心煩意亂、苦惱不已。唯識學將煩惱分為根本煩惱（六）、大隨煩惱（八）、中隨煩惱（二）、小隨煩惱（十）。

③漏，為流注、漏泄的意思。有情眾生之六根門頭，流逸奔於六塵境界，因此日夜流注漏泄、煩惱不止；所以，煩惱又稱之為「漏」。

④結使，也是煩惱的異名。諸煩惱纏縛眾生，使眾生不能出離生死，故稱結（好比心中被打了結，不能舒展）；又諸結驅役而惱亂眾生，故稱使；結有九種，使有十種，合稱為九結十使。《大智度論》卷一云：「一切眾生為結使病所煩惱，無始生死已來，無人能治此病者。」

⑤習氣，大乘之妄惑，分「現行」與「種子」及「習氣」三者；既伏惑之「現行」，且斷惑之「種子」，尚有惑之氣分而現惑相，是名「習氣」。如舍利弗既斷瞋惑之種子，而動則怒氣如摧，是瞋惑習

氣尚存之現證；三乘中「聲聞」全不斷

之，「緣覺」稍侵害之，佛全斷之。（是較微細之惑。例如從《大智度論》卷二十七見到，難陀有淫習、舍利弗及摩訶迦葉有瞋習、卑陵伽婆蹉有慢習、摩頭婆私吒之跳戲習、憍梵波提之牛業習等；由此可知阿羅漢的餘習難除。辟支佛，比起聲聞，根性稍利；聲聞聞四諦法而證涅槃，辟支佛自觀十二因緣而得解脫，義為緣覺。若就斷除見思惑而言，雖與聲聞的阿羅漢相同，亦有不同之處；即是辟支佛雖未斷盡習氣，但已侵損習氣，而阿羅漢尚未能損餘習。）

⑥**隨眠**，是小乘有部之宗義，為「煩惱」之異名。於大乘唯識之宗義，為煩惱障、所知障種子之名。一切有部之義，貪瞋等之煩惱，隨逐有情而不離，故曰「隨」；煩惱之狀態，幽微而難了知，猶如睡眠之狀態，故曰「眠」。又有情隨逐而增昏滯，如睡眠，故曰隨眠。

⑦**纏縛**，有總、別之分：「總」，指纏縛眾生而令繫於三界生死之一切煩惱；就「別」而言，「纏」有三纏、八纏、十纏乃至五百纏等，「縛」有三縛、四縛

等。

⑧**五種住地之煩惱**，即見、思、無明之煩惱。有見一處住地、欲愛住地、色愛住地、有愛住地、無明住地等五種區別，稱為五住地惑。出自《勝鬘經》。此五種惑為一切煩惱之所依所住，又能生煩惱，故稱住地。《大乘義章》卷五釋云：

①見一處住地，即身見等三界之見惑，入見道位時，併斷於一處。

②欲愛住地，即欲界煩惱中，除見、無明，而著於外之五欲塵境（色、聲、香、味、觸）之煩惱。

③色愛住地，即色界之煩惱中，除見、無明，捨外之五欲而著於一己色身之煩惱。

④有愛住地，即無色界之煩惱中，除見、無明，捨離色貪而愛著己身之煩惱。

⑤無明住地，即三界一切之無明。無明為癡闇之心，其體無慧明，是為一切煩惱之根本。

⑨**三惑**，或云煩惱，或云漏，或云垢，或云結，都為同體異名。天台一家統收一切之妄惑為三類：

①見思惑，如身見、邊見等，邪分別道理而起，謂之見惑（迷理之惑）。如貪欲瞋恚等，倒想世間事物而起，謂之思惑（迷事之惑）。離此見思二惑即離三界，聲聞、緣覺以之為涅槃，菩薩更進而斷後之二惑。如此見思，三乘之人通斷，故名為通惑，後之二惑，名為別惑。

②塵沙惑，為化道障。菩是薩教化眾生之障礙，菩薩教化芸芸眾生，必須通達如塵如沙般無量無數的法門，然因地菩薩心性較闇昧，不能達此塵沙般無數之法門，自在教化，謂為塵沙之惑。因此菩薩欲斷此劣慧，必於長劫努力修學無量之法門，成就所謂「道種智」。

③無明惑，為障蔽中道實相理之惑，與前思惑中之痴惑不同。思惑為障蔽空理之惑，是枝末無明。而此為迷於根本理體之惑，所以稱作「根本無明」。此無明十二品斷，即為別教之佛，四十二品斷，即為圓教之佛，藏通二教之佛，尚不知其名。

由以上所列舉的名相，可知，「煩惱」的名相多得勝枚舉，因此我們的內心是多麼難得安寧！煩惱一起來，我們的內

心，就好比一股濁流在水溝中流淌著，難得清淨、難得安寧！其實，我們六凡法界的眾生，內心的無明妄惑必定太多太多了！上師曾說：「心外求道，就是外道！」佛陀教我們修觀（如數息觀、不淨觀等）、念佛、念咒、參禪，經數數精進修習才能夠獲得本覺妙明、無染無著的自性清淨心。

「六十二見」，在《維摩詰經》中出現四次，我當時也想好好地註解一下，只可惜那會兒沒有修學「耐煩波羅蜜多」，就以「種種不正知見」輕鬆略過。如經文（文殊師利菩薩）又問：「空當於何求？」

答曰：「當於六十二見中求。」

又問：「六十二見當於何求？」

答曰：「當於諸佛解脫中求。」

又問：「諸佛解脫當於何求？」

答曰：「當於一切眾生心行中求。又仁

所問：『何無侍者？』一切眾魔及諸外道皆吾侍也！所以者何？眾魔者樂生死，菩薩於生死而不捨。外道者樂諸見，菩薩於諸見而不動。」

如今每周讀誦《維摩詰經》兩部，總想起自己在《維摩經裡的故事與教誨》書中對「六十二見」的註解這一事不夠圓滿。

於是在《電子藏經》搜尋，並研讀圓瑛法師的《楞嚴經講義》，聆聽會性法師的《楞嚴經》演講，對它加以佐註理解；雖然經過一些時日的努力，但我還是覺得不夠理想，至今仍然領解得不好，追究其原因，是因為沒有深修禪定，所以沒有對於各種禪境只略知其名相，不能真知之所以然，況且年齡也有了！只能如此淺嚐了。

「六十二見」的名相，在各經論中常見，是古印度外道所執著的錯誤見解，是對自己的人生觀、宇宙觀所執持的見解；加以外道也多深修禪定，而他們沒有「無我」的清淨見，所以又增生了許多的錯誤見解。古印度外道所執著的錯誤見解，大抵可別為「本劫本見」與「末劫末見」二種。「本劫」，指過去世；是對過去世，起分別見，稱為「本劫本見」。對未來後際，起分別見，則稱「末劫末見」。

其中，「**本劫本見**」歸納為五類「十八見」，包括（一）「常論」四種、（二）「亦常亦無常論」四種、（三）「邊無邊論」四種、（四）「種種論」四種（不死矯亂論）、（五）「無因而有論」二種；「**末劫末見**」歸納為五類「四十四見」，包括（一）「有想論」十六

種、（二）「無想論」八種、（三）「非有想非無想論」八種、（四）「斷滅論」七種、（五）「現在泥洹論」五種。以上，二者合併為十類、六十二見。（見《長阿含》卷十四《梵動經》）

古印度外道在禪修定的過程有入、住、出三個階段；如果沒有「正知正見」，就會有種種「禪病」的產生，所以，佛法的修行，最注重「定慧均等」的修行。沒有正定的智慧，是「狂慧」；沒有智慧的定，是「邪定」。

在《楞嚴經》中，佛說「五十種陰魔」時，曾提到一個無聞比丘，他不愛聽經聞法、開發內心的般若妙慧；但他愛修禪定。當他修得四禪成就時，就妄自以為證得了四果阿羅漢的聖果。等他從四禪出定，種種勝妙境界消失；這時，他內心長久被壓伏的妄想心又生起來了，煩惱又現起了。於是，他造作了「毀謗佛」的罪業，說：「佛陀不是明明說：『證得阿羅漢果，就離垢清淨、沒有煩惱了嗎？我怎麼還要

已證得了四果。」這是「大妄語罪」；因為造作了這兩項大罪業，無聞比丘將長劫墮落阿鼻地獄。因此，佛陀告誡弟子們，應當仔細聆聽佛法，並細細思惟其中的義理；在修行的過程中，一定要有「正信」、「正解」、「正行」、「正證」，千萬不可以「得少為足」！

佛陀講「五陰魔境」的目的，用以匡扶「第三漸次」（註①）——正修三昧的因地菩薩們，恐發生見解上、思想上的毛病，或是在修習禪定時發生「禪病」；免致墮落三界六道或是墮落二乘的範圍，使菩薩們由「不定聚」，趣入於「正定聚」。

《楞嚴經》中佛陀說，鬼神、天魔、外道、魑魅魍魎等精怪，都有五種神通，唯除沒有「漏盡通」；因為他們內心對於世界的五欲塵勞仍有留戀！不願使令「修習三昧」的菩薩，減損他們所管轄的領域、摧裂破壞他們的魔宮；因此，他們遇到在有人發心「修習三昧」時，統統都會來擾亂他的修行。然而那些天魔、外道等，雖然發出瞋怒心，想要破壞這些「修習三昧」的菩薩；但是他們仍在五欲塵勞的煩惱中，而「修習三昧」的菩薩，則要守住自

己本有的妙覺心體。那麼，天魔、外道等，即使要來擾亂菩薩，就好像風在吹光、也好像用刀來斷水，對「修習三昧」的菩薩，根本就不會有所阻礙。菩薩好比是煮沸的水，天魔、外道等猶如堅硬的冰塊；兩者相接觸了，不用多久，堅冰肯定就消融了。（也就是說，只要一心用功，就能破除一切魔外！）天魔、外道等，雖然依靠神通力，想來破壞「修習三昧」的行者，但他們只是「客塵」，不能當主人；又菩薩會遭到破壞的原因，完全要看菩薩心中的主人是覺？還是迷？如果主人在迷位，「客塵煩惱」就能夠得其便，好多的功德法財，都會被他搬光了！因此，菩薩應安住於禪定境界之中，時時保持覺悟，不要有所迷惑；這樣，天魔、外道就不能奈菩薩何啦！（魔妄根由，完全在於主人迷而不覺。）

慈悲的佛陀在說完「五十種陰魔」時，還一再囑咐弟子們，遇到這些身心感覺有特殊的「見聞覺知」時，千萬不去理會它；其實，那些都是魔境，過一段時間它就自然消失了！如果自以為證得了聖智所行境界，那就為魔所役使，狂妄地對外宣說

「自己已證聖果」，造下「大妄語罪」；或是廣收弟子，並讚歎淫欲等違背根本戒律的大罪，猶如盲目引眾盲，相繼墮入地獄大火坑。

古印度外道，雖然深修禪定，但是因為不懂「無我」的真理，即使長年苦修，卻永遠不能證得究竟解脫、超出三界，真是可憐愍者啊！

佛陀在《楞嚴經》中說，如果「色、受、想」等三陰破盡，天魔就對正修的菩薩無可奈何了！因此，到了要「破行陰」時，如果會有魔境現前，那都是自己的「心魔」在作怪。因此，從「破行陰」起的用功，就完全要靠自己啦！行者在「想陰」未破之前，這生死的根，由於被「想陰」遮住了，所以顯露不出來；如果「想陰」一破，就能夠看到眾生受生的根元了！○此時，行者對八萬大劫之前的生死相狀了無所知，認為眾生就從這裡開始，就這樣子輪迴生死，它們本來就無因而自有（這是八萬劫前的計執，這種見解如同外道冥諦的思想，成了「本無因論」）；○或是行者藉眼根八百功德，能看到未來八萬大劫內所有眾生生死輪迴的根元，知道人永遠是生而

為人，鳥永遠是生鳥而為鳥；鳥鴉從來就是黑色的，鵠鳥從來就是白色的。人間的人與天上的天人，都是直立行走的；畜牲道眾生，都是橫著生活的。又鵠鳥的白色，並不是去把它洗刷才變白的；鳥鴉的黑色，並不是去把它染色才變黑色的。過去八萬大劫是這樣，將來八萬大劫還是這樣；由此可知，我們今生的形壽盡了，也必將是如此。（這是八萬大劫後的計執，這種見解如同外道的「末無因論」——自然外道。）

佛陀在《楞嚴經》中說，「第七末那識」是心性群動之源，想陰已經破盡的菩薩行者，因為有定又有慧，所以，心外之魔就不得其便；這樣，行者才能夠窮究十二類眾生生死輪迴的根元，一一下功夫去研究。行者的觀慧既深且細，在世界內周遍地觀察，在觀察「常住」之理中，生起計度而執著；於是，可能墮入外道四種常住、永久不壞的「遍常論」。（即本劫本見四種常論）

◎「本劫本見」中，常論之四者：

- ①外道入禪定，得憶識過去二十劫以來之事，而計其中之眾為常住不滅也。
- ②某外道憶識過去四十劫以來之事，計

之為常住不滅也。

- ③某外道憶識過去八十劫以來之事，計之為常住不滅也。

④某外道以捷疾智或天眼，計現在之眾生及世間為常住不滅也。

佛陀在《楞嚴經》中說，：行者窮究十二類眾生生死輪迴的根元，在自他中生起計度而執著，於是墮入外道四種顛倒見。（諸法本來非常、非無常，但行者計一半是常、一半是無常，所以稱作四顛倒見。即本劫本見四種常論。）

◎「本劫本見」中，「亦常亦無常」之四

者，自梵天沒，而來生於人間，得宿住智，觀前之來處言，彼大梵天王，自然而有：（沒，此處同歿）

①一向是常，我等為彼所化，故為無常。

②彼天眾為戲笑放逸，失定而沒落於此土者，後得宿住智，知前之來處，計曰彼眾之不戲笑放逸者，在彼為常住；我等戲笑，故致此無常。

③彼天眾生，生欲染之心者，為之失定，而沒在於無間，後得宿住（命）智，計言彼天眾之無相無染者為常住；我等生欲染之心，乃致此生死無常。

④某人以捷疾智分別思量，計我及世間亦常無常也。（捷疾智，非無漏智。）

佛陀在《楞嚴經》中說，：「修習三昧」的菩薩行者，在世界的分別位置上，在時間與空間上觀察它的差別相中，生起計度而執著，於是墮入外道四種有邊論。

◎「本劫本見」中，「邊無邊之四」者：（是十四難中之四見）

①有人入定，觀察世間「有邊」際，而起「有邊見」。

②有人入定，觀察世間無邊際，而起「無邊見」。

③有人入定，觀察世間之上下有邊、四方無邊，或四方有邊、上下無邊，起「亦有邊亦無邊」之見。

④有人以捷疾智觀察世間，起「非有邊非無邊」之見。

佛陀在《楞嚴經》中說，：「修習三昧」的菩薩行者，在心中的所知所見，生起邪計度，墮入外道周遍執計的四種顛倒見——起四種模稜兩可、強硬執拗、不順真理的知見。（即四種矯論，是模稜兩可，不符邏輯的議論。）

◎「本劫本見」中，「種種論之四」者：

①有人自不知世間有報無報，而他人來問此事，恥以不知答之，強隨自己之所解而答之也。

②有人自不知有他世或無他世，而有人來問此事，若記別有無，則恐為妄語；反問於彼，而隨彼之所見，答以如是也。

③有人不知善與非善之法，而有人來問此事，以非善非惡答之也。

④有人自愚鈍，不知他之問，他若有問，則隨他之言而答之也。

《瑜伽師地論》稱之為「不死矯亂論」(亂說、亂回答)；外道所事之天，名「不死」；事不死天者，遇他人問不死天之事，一種人以怖己之無知故，一種人以心有諂曲故，一種人以心懷恐怖故，一種人以愚鈍故，為種種矯亂之答也。

《南傳長部·梵網經》云：「諸比丘！有某死後，有想論者之沙門、婆羅門，彼等以十六種之根據，說我死後為有想。」依此推論：從無想有情天歿，生於世間；我與世間本來沒有，忽然而有。因而認為我與世間無因而有。又云：「諸比丘！有某死後無想論者之沙門、婆羅門，彼等依八種之根據，說我死後為無想者。」

「無因見論之二」者：

①有人先自無想天中生於人間，後修禪定，見前生之無想無心，世間無因而計為有也。

②有人以捷疾智分別之，世間無因而執為有也。

佛陀在《楞嚴經》中說，：「修習三昧」

的菩薩行者，在生住異滅、生住異滅：的心相中，觀察生時，有色、受、想、行，各有生住異滅，合十六相；在無盡生死流中，生起計度而執著，計度死後還是有色、受、想、行十六相，於是墮入死後有相，發生心顛倒的妄見。現在有這個行相，死後也有這個行相。

「末劫末見」中，「有想論之十六」者：

(1) 以想對有色、無色之四句：

①計我終於此，而後有色身，有想念。

②計無色身，唯有想念。

③計亦有色有想，亦無色有想。

④計非有色有想，非無色有想。

(2) 「以想對有邊、無邊之四句」：

①又計我死於此，而後有邊際，有想念。

②計無邊際，有想念。

③計亦有邊有想，亦無邊有想。

④計非有邊有想，非無邊有想。

(3) 「以想對苦、樂之四句」：

①又計我終於此，而後有苦有想。

②計有樂有想。

③計亦有苦有想，亦有樂有想。

④計非有苦有想，非有樂有想。

(4) 「以想對多、少之四句」：

①又計我死於此，而後有一想。

②計有若干想。

③計有心想。

④計有無量想。

以上四類之妄想執計，總為「十六想」之見論也。

佛陀在《楞嚴經》中說，：行者觀察目前身體雖然存在，「色、受、想」三陰已減除了，「行陰」正在破除當中；等到死掉後，不是整個「色、受、想、行」諸相不是都沒有了嗎？因此勘定生時、死後這「色、受、想、行」這八相是完全沒有的。從此計執涅槃、因果等諸法，一一皆無所有，一切只有假名，成為「究竟斷滅論」。(行者計執空就是沒有，不知其妙有！這裡的

八無相，就是末劫末見裡面的八無相論。此
外道的錯誤計執尤甚！)

(二)「無想論計有八」者，

(1)無想對於色身有四句：

- ①我終於此，後有色而無想。
- ②亦無色亦無想。

③亦有色無想，亦無色無想。

④非有色無想，非無色無想。

(2)又無想對於邊無邊有四句：

- ①我終於此，後有邊際而無想。
- ②無邊無想。

③亦有邊無想亦無邊無想。

④非有邊無想，非無邊無想。

(合有八句，為無想之八見。彼既為無想論，故無對苦、樂之四句，亦無對多、少之四句，以是皆為有想上之見解故也。)

(三)「非有想非無想亦有八」者，對於色有

四句，對於邊無邊有四句，可准於無想論而知之。

佛陀在《楞嚴經》中說，：又「修習三昧」的菩薩行者，對於死了之後，生起計度；是從「欲界」的人到「四空天」有七個階段，生起「七種斷滅見」，都是最後死了之後就沒了：①人生滅了就沒了，②

欲界天滅了就沒了，③苦是初、二禪滅了就沒了，④樂是三禪滅了就沒了，⑤極捨，是四禪與四空滅了就沒了。這種斷滅見，撥無因果，是很可怕的，果真如此，作善何為？作惡何畏？(七個階段：人、欲界天、初、二、三、四禪、四空天等七個層次。)由此計度死後斷滅，就墮落外道邪見中，迷惑了「求無上菩提」的心。這就是第九種外道見；建立在五陰死後斷滅的顛倒妄見。(這種計執不但不能成佛，而且永遠成為外道。)

(四)「斷滅論有七種」：

①我今此身，為四大所成、父母所生、衣食之所養，是為無常；終歸於斷滅。

②我今此身，不得滅盡；生於「欲界天」，乃終斷滅。

③「欲界天」之身，未得滅盡；至於「色界天」，諸根具足，彼之報盡，終歸於斷滅。

④在色界地中，未得滅盡；生於「無色界」之「空無邊處」，而可斷滅。

⑤在「空無邊處」中，未得滅盡；生於「識無邊處」而可斷滅。

⑥在「識無邊處」中，未得斷滅；生於「無

所有處」而後可滅盡。

⑦「無所有處」中，尚不可滅盡；生於「非想非非想處」，彼之非想報盡，斷滅無餘。

(五)「現在泥洹之見有五」，《瑜伽師地論》謂為「現在涅槃」：

①把「欲界天」，當作他死之後轉生所依靠的地方；就從此不生不滅了。因為行者觀察欲界六天，天人的光明殊勝圓滿；由此生起愛慕的緣故，以為這裡就是了生死的地方。

②把體性離苦的「初禪」，當作是涅槃處。(初禪叫作又「離生喜樂地」)

③把體性沒有憂惱的「二禪」，當作是涅槃處；(二禪叫作又「定生喜樂地」)

④把三界內最快樂的、最無與倫比的「三禪」，當作是涅槃處；(三禪叫作又「離喜妙樂地」)

⑤把三界內最好的地方的「第四禪」，當作是涅槃處。此禪定具有「捨清淨」、「念清淨」、「不苦不樂受」、「心一境性」等四支。於此禪定，脫離第三禪定之妙樂，故稱「捨清淨」；僅憶念修養功德，故稱「念清淨」，由此之故，住於「不

苦不樂」之感受中。又此第四禪天於劫末之時，不受火、水、風之大三災的輪迴生滅性。（四禪叫作又「捨念清淨地」）行者如果迷惑於有漏天，把它看作無為解脫，認為這五個地方是最安隱處，是最穩固、最殊勝、最清淨，可以依靠的地方。那就等同於外道的錯誤知見啦！

世界交「壞劫」時，火會燒初禪天，水會淹沒二禪天，大風會吹壞三禪天；四禪以上，則免此三災之劫難！但如果行者執著這五種天為究竟涅槃，那真是大錯特錯了！這些地方福報享盡時，將來都會往下界墮落。

【總結】

古印度的思想繁複細膩，和現代人的思想模式有些距離。我們只要把握住佛法的重點，時時銘記龍樹菩薩《中論》卷一〈觀因緣品〉中「四門不生」偈頌云：

「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
不共不無因，是故知無生。」

若能離開「斷常」、「有無」、「一異」、「生滅」：等二元相對待的見解，就不會走入偏邪的思考模式，墮落外道的種種錯誤的計執；反之，就耽誤了自己的法身慧命！

如果自以為獲得聖證，廣收徒眾，更耽誤了眾生的法身慧命，真是「一盲引眾盲，相繼落火坑！」可悲又可嘆啊！凡我佛弟子，更能以此「四門不生」偈頌，作為契入「實相念佛」的正方便！

「常見」的意思，是認為無盡的過去流轉至今，肯定有個「第一因」；這「第一因」是自由的、永恆的、永遠存在不變的，從它而產生一切。從哲學上講，稱為「理」或「真理」；在某些宗教來講，則叫作「神」或「上帝」。以佛法來觀察：如果有「第一因」，是神創造這世間的一切！請問：「神又是誰創造的呢？神的『第一因』是什麼？」

「斷見」的意思，是說眾生的一期生命，到死亡為止，就再也沒有了。從佛法來講，生命的「滅」，只是一個虛誑眾生的法，只是因緣離散、暫時敗壞的現象而已！又生命的「生」，也只是一個虛誑眾生的法，只是因緣聚合、暫時相續的現象而已！生命不會永恆不變地存在；一方面它剎那變易著，一方面又隨各人所造作的善業、惡業，而可能感召六道輪迴的果報，也可能因修「無漏善業」而入於四聖

法界！

佛教的成佛，不等於「常見論」；佛教的寂滅，也不等於斷滅論。「常見」是有神論，「斷見」是唯物論；佛教則是「緣起論」。因緣雖有，而「自性空」，故視「六十二見」為外道「邪見」。

修學佛教法門，最忌諱盲修瞎練，否則必定墮落邪見大坑之中。如果還自鳴得意，以為獲得聖證，廣收徒眾，真是自誤又誤他法身慧命啊！那就實在可悲可愍啊！

佛陀在《楞嚴經》中說，在破色、受、想、行等四陰的時候，只是「伏惑」——暫時把「煩惱種子」伏住，使令不動而已！如果「行陰」的邪見一生，煩惱的種子又將生起現行；所以，即使前三種「色、受、想」三陰已經破成功了，但「破行陰」的修觀一旦失敗，將前功盡棄了！那真是太可惜啦！

眾生頑固愚迷，不曉得從「自己內心」去思量，以致發生這些邪見的錯誤！當遭逢這些「魔境」現前時，卻以迷失當作是解悟，還自以為登上聖境，獲得解脫；

一旦打了大妄語，將來就會墮入無間地獄中，可怕啊！

如禪宗祖師說：「一翳在眼，天花亂墜。」也就是說，我們的知見，如果有一點偏邪，就不可能成就「正等正覺」（菩薩的分位覺），遑論「無上正等正覺」（佛的究竟覺）。

我總覺得只要我們好好地把佛法的「十使」了解，就能對自己學佛所應伏、斷的煩惱，及所該長養的正知見，有提綱挈領地了解。○「五鈍使」，「鈍」，是指推求之性較鈍拙者，是迷於「事」之惑；「使」，有驅役之義，即貪、瞋、癡、慢、疑等五種。此五者能驅使行者之心神，對於塵境起心動念，為境所轉，使其流轉於三界，故稱為「五鈍使」。○「五利使」，「利」，指其性體猛利，是迷於「理」之惑。五利使，乃指五種迷於「理」而起之惑；即：身見、邊見、邪見、見取見、戒禁取見。如果我們有不正確的知見，就會指使身、口造作惡業，生起更多、更大的煩惱，因而失去人身、墮入地獄、餓鬼、畜牲等三惡道！

佛學裡的有些名相，是我們難以理解的！例如五利使的「戒禁取見」——某外道

禪修者已獲天眼通，偶而看見一條牛死後竟然上生天界，於是他就效仿持牛戒，也要弟子們一起持牛戒，學牛一樣低頭、閉目、吃草，過的苦行生活；有個很認真持牛戒的外道，不好意思直接問佛陀持牛戒的功德如何？於是間接地請侍者阿難代為問佛：「世尊，外道梵志問認真持牛戒有功德嗎？可不可以獲得涅槃呢？」佛陀默然，不想回答，阿難再一次問，佛陀說：「做這種無意義的修行，怎麼可能證得涅槃呢？將來墮牛身是必然的啊！」（見《長阿含經》、《大智度論》）

佛教最重視「中道」的教義，如偈云：「守口攝意身莫犯，莫惱一切諸有情；

無益苦行當遠離，如是行者可度世。」

在《四十二章經》裡有個故事：有個沙門在夜裡誦迦葉佛遺教經，他的聲音聽起來有些悲緊，心生退卻的想法。佛陀問他：「你過去在家，曾經做什麼行業呢？」答：「愛彈琴。」佛陀又問：「琴弦如果太鬆了，琴音聽起來如何？」答曰：「琴彈不想啊！」佛陀再問：「琴弦如果太緊，琴音聽起來如何？」答曰：「這樣琴弦容易斷掉，而且琴聲變得太尖銳高亢啦！」

佛陀再問：「琴弦如果鬆緊適中，琴音聽起來如何？」答曰：「各種美妙的樂曲，都彈得出來啊！」佛陀說：「我們學道也是這樣，心如果調適了，道就可成啊！如果修道時太過於急進暴躁，身體就容易感到疲倦。身體既然感到疲倦了，內心就會生起憂惱。內心如果生起憂惱了，道行就容易退失了啊！道行如果退失了，就必然會去造作種種愚蠢的罪業，將來就會感召不可意的惡果；因此，修道時但保持身心清淨安樂，道行就不會退失啦！」

我們想要修行、成就佛果，是很長遠的事，而且在成佛長遠劫的路上，要備齊「福德」與「智慧」兩種資糧。我們從初發菩提心開始，要歷經三大阿僧祇劫的精進修菩薩行，期間要銘記「四弘誓願」，「起大行願」，斷一切惡、修一切善、誓度一切眾生！況且要歷經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等覺、妙覺等階位的修證，那是多麼堅苦卓絕的事啊！雖然如此，我們只要依止正法、遠離邪師，就能朝著佛果，逐步踏實地前進！古德說：

「只要方向對了，就不要怕路途遙遠！」
大家善自珍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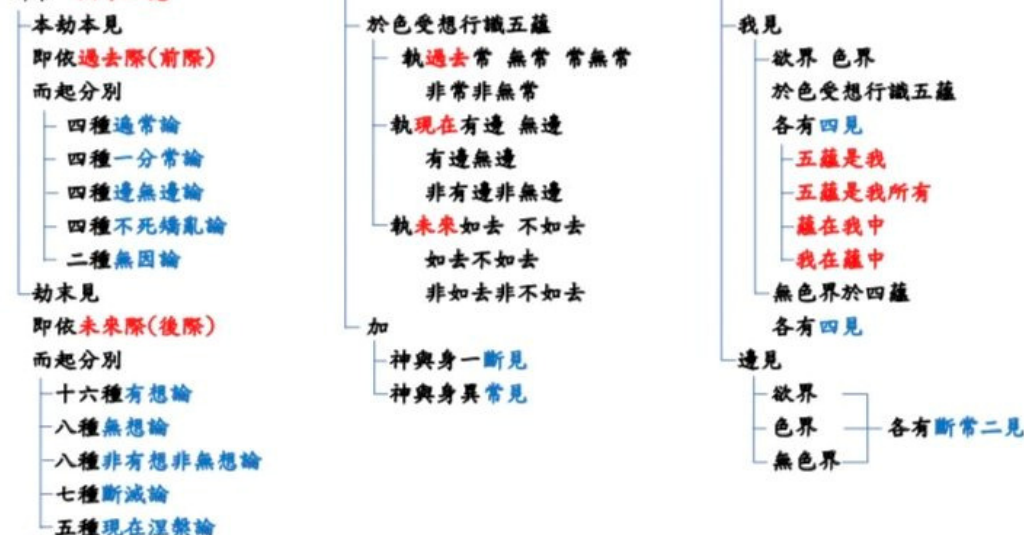
【註①】佛陀語重心長地告誡弟子，修習三昧行，從始至終都要根據前面所說的「三漸次」，一步一步地往上修進，一直到等覺都不離此「三漸次」，才能夠很巧妙地成就諸菩提路！對初發心的人來說，「三漸次」是最重要的；如果沒有打好基礎，不可能修行有所成就。

什麼是「三種漸次」呢？**第一漸次除助因**，是要除去助長造作惡業的因緣。（如五辛、抽煙、吸毒、賭博……這些是會助長造惡業的因，所以要把它除掉）；**第二漸次剷正性**，累劫以來，眾生以殺、盜、淫、妄等性為正性。如果要修菩提，應當破除、剷去助長造作惡業的因緣（正性），受持好五戒、菩薩戒、比丘戒等根本戒，使令身心都清淨；**第三漸次違現業**，修菩提之人既能斷除五辛，又能不犯殺、盜、淫、妄等惡業，則於現前六塵之境遠遠而不相涉。就能「正修三昧」，因先持戒清淨，才能由戒生定，再由定發慧，成就一一聖位的因緣；如果「修習三昧」的菩薩，對於定中境界認識不清，就會把魔境當作佛境，而不自知！因此有些人學佛不成，反而成了魔；原因就在這裡。第一、第二漸

次，是用來「匡扶第三漸次」，發起「正修」。如果約天台宗「圓教」來說，菩薩證得「初住」位時，就分證一分法身，魔就無奈他何了！

楞伽經 102. 03. 20-45

斷常一六十二見



行到水窮處，
坐看雲起時。(左圖)

